

2014电影

市场期待多元 类型尚需完善

□左衡



2014年的中国电影令人一言难尽。一方面,是中国电影市场以296.39亿人民币收官,一举成为仅次于北美的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而照此增幅,至迟在2018年,中国就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中国电影市场的崛起与其他地区电影市场的疲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正在深远地改变着全球电影产业的格局。特别是,在这近300亿的票房中,中国国产影片的比例达到了54.51%,这意味着,中国本土电影创作对本土观众有着足够的吸引力,可以与为全球定制的好莱坞电影产品抗衡。另一方面,中国国产电影也遭遇了猛烈的批评,似乎从思想界、电影学界到公共舆论,对国产电影都有着太多不满。中国电影在近年的种种动向究竟昭示着什么样的讯息?这个问题或许只有在当下成为历史之后才能定论。不过从文艺史和电影史的坐标上来看待国产影片的审美趣味和电影的文化商品属性,仍然可以在当下就有所判断。本文的陈述前提是:电影究其主流而言,必然是一种文化商品,离不开资本运作与市场回报;而实现市场回报,则不能不考查消费者的取向。这些实在是最起码的常识,但常识也往往是最容易被熟视无睹的。譬如,只要我们追问一句:如果中国观众整体对国产影片高度不满,那么国产影片的高票房从何而来?于是马上可以看出,这种不满恐怕只出自中国观众群体中的一部分,在他们之外,还存在着“消费的大多数”。有趣的是,这个“消费的大多数”其实也时时发出对他们钟爱的影片强烈支持的声音,只是因为过于情绪化、不成体系,而被简单地归作了“脑残粉”。问题是,那么多人用消费来投票表达自己的判断,真的可以用一句“脑残”轻轻抹去他们的存在吗?是不是应该认真面对并分析背后的原因呢?

本文尝试从普通观众选择与研究分析的融合视角来回顾2014中国电影创作生产发生的一些动向。

类型的起落

随着观众口味的变化和类型模式的老化与更新,各类型片都会经历周期性的冷热。

2002年,中国式本土大片是由武打片《英雄》发力的。武打、功夫、武侠,这三个有所差别而又关联的词语共同构成了中国电影最独特的类型。也正因此,当我们盘点2014年的广义武打片时,那份失落和遗憾格外强烈。春节档的《西游记之大闹天宫》号称要打造东方中国超级

英雄,实则把孙悟空矮化到毫无智慧和个人意志的懵懂顽童。《四大名捕大结局》用了美国《X战警》的造型元素把原作涂抹得面目全非,“愤青”温瑞安的社会寓言完全被无视。在“踢开原作闹哪样”方面,《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也毫不逊色,梁羽生的潇洒典雅与偶像的看脸炫酷先天不兼容。《冰封:重生之门》第N次用穿越来使古代武士的身体获得新生,可惜精神没跟过来。《绣春刀》的文艺腔调令观众期待了半部影片时长,以至于当人物们匪夷所思的结局到来时,大家尚未准备好。《黄飞鸿之英雄有梦》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不过影片的创新性就远不如其海报了。

这类东方技术流大片的没落不能单纯用武侠类型处于低谷期来解释。在动漫式的造型、游戏式的特效这两个形式上最易偷懒的弊病之外,传统武侠精神的迷失才是根本。寻回“侠之大者”,是这一类型再次崛起前必须承担的使命。

喜剧片类型是2014年国产电影的一大看点。这不仅因为它们数量可观、票房抢眼,更因为喜剧是表征着某一特定社会族群当代精神状态的重要类型。换言之,喜剧片的笑点实际上也是社会心态的流露,不可小视。譬如,《老男孩猛龙过江》大银幕的失利与《分手大师》票房的高启,正可以看出影院观众的人群特点——更加年轻,追逐时尚。《撒娇女人最好命》《我的早更女友》分别带来“范范儿”和“韩范儿”的都市青春故事,也增加了观众获得喜悦的选择。《心花路放》可能仍然是这一年最具话题意义的喜剧片,它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中国都市里小人物在欲望和挫败之间挣扎的尴尬处境,得到了观众复杂的心理共鸣。当然,我们期待更好的、更深刻的喜剧片,但在2014年影院里,浪潮般的爆笑声还是值得我们好好琢磨,中国观众因何而笑?相信答案绝不只是“三俗”那么简单,结论更不应该是禁止大众的笑声在影院里响起。

两大类型之外,国产惊悚片因为《京城81号》的出现终于开始摆脱粗制滥造、毫无原创的恶名。虽然受限于题材还未能充分发挥,毕竟让观众开始有了期待。可惜只此一部,尚未成气候。

创作者的代际

文艺片、艺术片不属于狭义的类型,且多与创作者的特征风格交织,以此归为一个话题。2014年的电影创作者(不是都可以称为“电影

作者”),不妨从代际来加以勾勒。

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是年轻世代的崛起。2013年郭敬明推出《小时代》为其先声,2014年的《小时代3》把国产青春时尚系列片打造成了新现象。韩寒处女作《后会无期》的成功也不是可以用“粉丝电影”论能解释清楚的。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那么脱胎于话剧舞台的《分手大师》及其主创白眉、邓超,衍生自网络搞笑视频的《十万个冷笑话》及其导演卢恒宇,也都得到了观众的重视和还算合乎理性的解释。这伙年轻世代电影人在电影观念上确实有不足甚至错漏之处,但却预示着中国电影未来的某种可能性。特别是,当他们不约而同地对已有类型力求突破时,也或有意或无意地完成了对中国类型电影新模式的试验。我们不妨用更耐心、更宽容、同时更有智慧的态度去对待当下的中国电影,这与严肃的批评并不矛盾。

相比之下,电影圈以及电视剧圈前辈们的作品几乎都会成为众相瞩目的话题。而在2014年,这些话题或悲或喜。许鞍华完成了对她心目中那个“黄金时代”的叙述,而不能令观众理解。吴宇森的《太平轮》(上)实际上堪称是香港电影人迄今为止最具质感的现代战争片,但与两年前监制的《赛德克·巴莱》相比,其战争观不免陈旧。张艺谋以“文革”背景创作的《归来》片在重大历史问题与苦情叙事传统之间寻找平衡点,也暗示着自己艺术片作者身份的归来,用心良苦。顾长卫的《微爱》从文艺风格向商业类型转变,但这次转身实在不必要。如果说这几位仍可赢得部分拥趸的敬意,那么赵宝刚、高希希、张一白等这一年推出的大银幕作品实在乏善可陈。自我期许过高,加上分别对历史、对言情、对青春用力过度开掘,导致《触不可及》《露水红颜》《匆匆那年》这三部影片不约而同地沉溺在了刻意雕琢的影像和音效之中。

在创作者自我认知的问题上,陈可辛这两年越来越清醒。他在《亲爱的》点映时自承,只能做好文艺片,艺术片不敢多求,这也正是那部影片的状态:事情讲完整了,人物立起来了,技巧火候到了,世界名片桥段也学到了位,很踏实。与之对比鲜明的当属姜文。大众期待他再次任性试验非主流叙事与反主流表达。在错过了这次机会之后,不仅是与观众之间,姜文与他的电影梦想之间,恐怕也不止“一步之遥”了。这至为可惜,但也再次证明文艺史上的一条定律:任

何天才都不可能脱离时代与现实而孤立存在太久。徐克的《智取威虎山》可能是年末贺岁档最值得借鉴的作品。港式英雄传奇与内地红色经典融合程度之高,实在难能可贵。3D技术与中国本土故事的结合更堪作教科书。实话说,徐克近年作品在叙事方面不很周到,而《林海雪原》原作为他补起了短板。徐克在这部影片中找到了各方面力量之间那个极其微妙的平衡点。

介乎新世代与前辈之间的,不妨归作中生代电影人。黄渤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实力派演员的代言,他这一年间出现在多部不同定位的影片里,且都能为之加分。徐峥从演员向主创的转型更是令人欣喜,他监制并主演的《催眠大师》堪称2014年类型片里少有的精致标准之作,特别是考虑到高智商题材的影片在近几年的国产片中何其少见,这部影片的成绩更加可贵。

多元市场的发育

2014年初,学院派出身的刁亦男凭借《白日焰火》时隔7年再次为中国影人捧回柏林金熊奖,也巧妙地凭着类型片元素与艺术片光环创下了金熊奖影片在中国的最高票房,令人不禁对艺术片在中国的市场前景生出想象。年末,娄烨的《推拿》在台湾荣获6座金马奖杯,不料却在市场上失利。两者的不同际遇不应归于艺术水准,而仍然要到中国电影市场发展程度的问题上找原因。说白了,当大众能在“文艺片”的标签下获得一定的观影愉悦和满足,那么他们当然不会拒绝一次“高大上”的观影经验;然而,如果观影感受稍为沉重沉闷晦涩,则“艺术片”仍然会让他们默默路过。

当然,在那些电影文化相当成熟的城市,2015年或许会是艺术院线或者更多差异化院线萌发的开始。从而中国电影市场逐步趋于多元化,为电影创作者提供更广阔的平台,也为电影观众带来更多选择。从长远来看,当有关艺术片的信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视野里,他们迟早会学会接受这个“新生事物”,与此同时,他们也会要求看到真正优质的类型片和文艺片。2014的金熊金马故事,则是这个过程的新起点。

合拍片方面,好莱坞、乃至全球电影行业对中国电影市场的渴望,催生了空前复杂的中外合拍片身份。《X战警逆转未来》《变形金刚4》这样的超级大片挖空心思以合拍片身份挤进中国市场,法国电影大腕让·雅克·阿诺把《狼图伊尔》搬上了大银幕,由另一位法国人菲利普·穆伊尔导演的《夜莺》甚至代表中国角逐奥斯卡。在笔者看来,这些2014年发生的事件都显示出“中国电影”这个概念日渐具备了深度全球化后的含义,它已经,并将继续改变中国电影、当然也包括中国电影艺术与美学的面貌。

可以预见,2015年中国电影的故事会更加曲折。

■想到就说

营造保护原创的社会舆论环境

□艾克拜尔·米吉提

琼瑶起诉于正侵权案一审判决出来,引起舆论广泛关注,说明尊重原创是社会的共识和良知。

但是,不容否认,透过这一诉讼案,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现实国情中,存在着诸多保护原创不力,影响甚至是扼杀人们创新积极性的不良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阻碍了我国创新事业的健康发展。这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法制建设尤其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相对滞后所造成的。因此,在利益驱动下,剥夺者可以有恃无恐,出版者可以熟视无睹,播出者也可以装聋作哑。似乎形成某种亚健康,其成本低廉、风险不大,常常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而我们又缺少相应的法律法规约束和制裁,执行力度低下,加之作者维权意识不强,用行政手段解决又十分掣肘。由此形成学术文艺界剽窃成风,产业界假冒伪劣猖獗,市场上有毒食品难以杜绝……

尊重原创,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内涵。文学艺术惟一的生命力,就在于创新,没有创新的文学艺术作品是没有活力的。因此,要形成一个尊重原创、保护原创的社会舆论环境和法律法规体系,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执行力度,大幅提高侵犯知识产权、制造假冒伪劣和有毒食品案件的违法成本,在文学艺术界,让剥夺者难以立足,在全社会为人所不齿。

当然,作家艺术家要进一步提高运用法律武器维权的意识,自觉地主动地去维护自己的原创权利。其实,这也是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公信社会的一种贡献。与此同时,应当充分发挥社团组织的作用,帮助作家艺术家维权。法院判决知识产权侵权案的赔偿金额应当进一步提高,一方面弥补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另一方面提高侵权人的侵权成本,使得剥夺者真正付出代价,让心存侥幸者不敢贸然步其后尘。由此形成一个风清气正的文学艺术创作环境,以便作家艺术家全身心投入创作,用全部的精力和才华来巩固高原,创立高峰,致力于不断提升文化艺术产品质量。

人必须有敬畏之心,作家艺术家更要具有社会良知,要自尊自重。一个面对社会、面对世界毫无敬畏之心,内心失去良知,不懂得自尊自重的人,无论剥夺多么“成功”,与在街头大庭广众之下被警察当场捉拿的小偷无异。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国家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制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原创作品不受侵权。但是,法律仅仅是约束社会人行为的底线,作为作家艺术家应当用自己的艺术心智和才华,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而不是将会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剥夺之作。

因为不大熟悉、加之时代的隔膜,电影《智取威虎山》上映之初并没有吸引“90后”这个早已占据电影市场大部分的消费群体。但是,导演徐克让人们嗅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就像一个向来不喜欢武侠题材的人,会被《七剑》在写实方面的突破所折服,《智取威虎山》也带给了人们别样的惊喜。这一次,徐克把武侠元素融入到了红色经典中,而又将红色经典变成了会稳赚票房的类型片。电影中杨子荣和少剑波的革命友谊被转化成了惺惺相惜的江湖情怀,负面人物座山雕也不再阴险冷酷,反而有了诙谐、接地气的一面。在某种程度上,徐克,带有武侠元素的红色经典、类型片,这三个关键词的累加早已让这部电影稳操胜券。

在电影内容上,为了投其所好,现如今出现在国内市场上的大部分商业电影都是轻松搞笑或是催人泪下的爱情片和有着英雄救美故事的类型片。但徐克用他的聪明和机智,把红色经典架构到了商业类型片当中。传统样板戏版本的《智取威虎山》中的人物一贯都是脸谱化,爱憎分明。相比样板戏,电影中的人物刻画鲜活生动了许多。电影版中的杨子荣和少剑波更像是中国版的007,一身正气幽默冷峻和机智,可以只身深入虎穴,也可以唱着东北二人转,包着饺子。和美国类型片套路一样,虽然在电影中也有大反派把高波擒住打断腿的场面,但是大家却不担心高波的安危,因为他一定会获救,203和小分队也一定会战胜座山雕。

作为香港导演,徐克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伦理观念自然不会像大陆导演那样擅长。和他以往作品的套路类似,徐克这一次把重点放在了他所擅长的“武侠”元素上,向我们展示了武功和武器的对比:解放军和山匪的混战,座山雕和杨子荣的决战,枪法再高也抵不过武功上的技巧,武功即使再高强,也有可能被背后飞来的利刀所击倒。

专家把脉湖北广电文艺创作

刚刚在央视一套热播的电视剧《铁血红安》,不仅取得了不俗的收视成绩,而且赢得了业内专家的好评。该剧的成功也成为湖北广电近年来坚持不懈立足文艺精品创作的缩影。日前,中国电视艺术委会在京召开湖北广播电视台文艺精品创作座谈会,来自业内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湖北广电打造的一系列文艺作品进行了深入探讨。

与会者认为,湖北广电立足湖北,站在国家立场,以纪录片、电视剧、电影、广播剧

为牵头的整体品质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了令业界关注的湖北现象。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创作类型之一就是纪录片。不管是历史文化片《楚国八百年》、人物传记片《屈原》,还是地理文化片《汉江》、政论片《支点》,创作者都在运用当代的文化思维记载历史,都是把湖北的历史和现实放到全国和世界文明发展中来讲述和衡量,展现了历代荆楚儿女可圈可点的追梦史和可歌可泣的奋斗史。此外,在电影《我的渡口》、综

性、戏剧性和知识性的结合,较好地反映了我国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传递大爱的精神风貌。同时,该剧真实面对当前医院、医生存在的诸多问题,特别是通过讲述诸多医疗事件、医患关系及人性的拷问,彰显了人性之善的主题蕴涵。与会者认为,该剧的成功为当下医疗题材行业剧的创作带来了新的经验:首先,要注重作品精神内涵的开掘;其次,要敢于触碰现实的真实,要有生活的质感和发现问题的锐度,不仅在选择精神的高度和人性的深度上有所突破,还要掌握好辩证看待问题的尺度,重在给人以正能量和温暖的主调;再次,要注重专业

■新作品评



的确,电影《智取威虎山》的内容和技术保证了口碑和票房。类型片的套路也恰恰迎合了观众的口味,电影中打斗的画面和惹人眼跳加速的配乐相得益彰,让人心血澎湃。但更重要的是,歌颂英雄主义的《智取威虎山》激起了观众的家国情怀。如今的社会,需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优秀电影电视剧。近些年,革命题材的影视作品随处可见。很多国内影视作品,都在

“专业”是医疗行业剧最鲜明的关键词

综艺节目《我爱我的祖国》、广播剧《格桑花开》《首义三杰》等作品中,始终贯穿着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尤其是作为最高境界和核心要素的国家观体现尤为明显,观众能从这些作品中感受到一种爱国的激情在奔涌、在荡漾。从媒体传播的角度看,文化引领力更多是通过作品的内容实现的。与会者认为,湖北广电的创作者带着文化自觉的使命感,在地域资源、国家意识与全球视野的兼容整合中,注重内容的精心打磨,用创新式的表达,书写了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的时代议题,其创作经验值得向全国推广。(徐健)

化、严谨性。有与会者表示,“专业”应该成为医疗题材行业剧最鲜明的关键词。《产科医生》中,大约每四五集就解决一个疑难病症,从日常看护、方案对比、突发病情等方面对产科医生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展现。观众基本可以通过电视剧体验一把专业产科医生的生活。医疗剧创作者应该本着专业精神和严谨态度进行艺术创作,要熟悉行业的规则和程序,把生命尊严作为最高追求,在向观众传递积极向上思想蕴涵的同时,让人们从剧中获得更多正确的医疗知识和健康信息。(徐健)

带有“武侠”情怀的《智取威虎山》

□赵君竹

革命经典的故事背景中掺杂了环环相扣的情节、有血有肉的人物、夺人眼球的场景。可以说,在我们的历史中,英雄随处可见。与国外同类题材的影视剧相比,以中国历史题材为资源的影视作品更能引起深谙中国文化伦理观念的中国观众的共鸣。比如,《人间正道是沧桑》中,我们感受到了乱世年代革命者的浪漫主义情怀和家国天下的无奈;《北平无战事》中,方孟敖让我们看到了男儿气概中的共产主义梦想。而这一次,徐克为我们展示了解放军的革命友谊、英雄情怀、大无畏精神,显示了主流电影在此类题材创作上的拓展和创新。

从目前的观影反馈看,不论是票房收益还是口碑,《智取威虎山》都在2014年国内贺岁片大战中,取得了绝对的胜利。而与之相比,《一步之遥》的成绩单并不完美。在这个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的贺岁档内,凭借制造一个华丽却又晦涩的梦境而冲出轻松搞笑电影的重围,绝非易事。这一次,用力恰到好处的徐克完胜了用力过猛的姜文。姜文的世界离我们的生活太远,只可远观欣赏,无法近看耍玩。

当人们走出影院时,仍然会沉浸在徐克编织的乱世英雄雄壮中。“80后”和“90后”们,会向往那个熟悉又陌生的时代;而一路走来的“50后”和“60后”们,记忆中的那似曾相识的激情岁月,一定会再次燃烧起来。笔者不禁有个期待,徐克会不会再翻拍一部红色经典电影呢?如果有一天,3D版的《闪闪的红星》上映了,说不定潘冬子还会成为新一代的国民偶像。

中国电影基金会“向经典致敬——中国老电影修复基金启动仪式”日前在北京中国电影资料馆举行。仪式上主办方公布了第一批捐资机构及其修复的经典电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捐资修复了《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影股份有限公司捐资修复了《骆驼祥子》,电影频道节目中心捐资修复了《渔光曲》,博纳影业集团捐资修复了《林海雪原》,小马奔腾影业有限公司捐资修复了《小兵张嘎》。

2015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10周年。110年来,中国电影创作了数以万计的作品,这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影像记录,已成为国家民族和时代的象征而永载史册。那些用胶片摄制的老电影,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中国电影遗产是中国电影人的文化责任和历史使命。为此,中国电影基金会发起成立了“中国老电影修复基金”,将募集的资金专项用于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老电影修复工作,以此向中国电影110周年献礼。

据主办方介绍,如今在世界范围内,修复胶片电影、保护文化产品,已是世界著名人士从事的重要公益事业,更被视为重视文化传承的人类文化精神的体现,被看作社会文明的时代进步。中国政府在8年的时间里,已拨款3.7亿元完成了近7000部电影的数字化转码和310部电影的精致修复。2012年中国电影资料馆曾与上海国际电影节合作,获得60万元人民币资助,修复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作品。中国电影基金会也向社会郑重承诺,所有募集到的修复基金将全部用于经典老电影的修复抢救工作。(徐健)

中国老电影修复基金在京启动